

## 【all郊】假如真的有神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1348424)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1348424>.

Rating:	<a href="#">Not Rated</a>
Archive Warning:	<a href="#">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a>
Category:	<a href="#">M/M</a>
Fandom:	<a href="#">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a>
Relationship:	<a href="#">Yin Jiao/Everyone</a> , <a href="#">Jiang Wenhuan/Yin Jiao</a> , <a href="#">King Wu of Zhou   Ji Fa/Yin Jiao (Creation of the Gods)</a> , <a href="#">Chong Yingbiao/Yin Jiao</a> , <a href="#">Yin Jiao (Creation of the Gods)/King Zhou of Shang   Zi Shou   Dixin</a>
Character:	<a href="#">Yin Jiao (Creation of the Gods)</a> , <a href="#">Jiang Wenhuan</a> , <a href="#">King Wu of Zhou   Ji Fa</a> , <a href="#">Chong Yingbiao</a> , <a href="#">King Zhou of Shang   Zi Shou   Dixin</a>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11-04 Completed: 2023-11-06 Words: 17,484 Chapters: 3/3

## 【all郊】假如真的有神

by [Kmariana](#)

### Summary

\*all郊，包含焕郊，寿郊，发郊，彪郊

\*你要知道只凭信仰不能救一个人。

## Chapter 1

当姜文焕抵达殷宅的时候，下了一场冷雨。在那断了线珠子一般的雨中，他看到了一把黑伞，伞骨高耸细密，是寻常的伞的双倍，一共三十二只伞骨。他知道如此细节，是因为这只伞是他从日本带回来给殷郊的。

“你淋得湿透了。”

他走过去，停在与殷郊三尺之隔。殷郊抬起一点伞，露出卷曲的长发，有些苍白的脸，他的目光虚无地落在姜文焕身上，说出了这句话。然而，他并没有走近一些的意思。

“姑姑她——”

姜文焕说。

“已经入葬了，三个小时前。”殷郊说。

姜文焕顿了几秒，他说：“对不起，我没能到场。”

“你说对不起干什么？”殷郊说，“下令一定要入灵的是我爸爸，不是你。”

姜文焕被殷郊的话逼得穷途末路，他看着铁栅栏上缠绕的玫瑰花被雨水打得透湿，在一阵又冷又淡的玫瑰香中道：“我要同你说一件事。”

“什么？”殷郊道。

姜文焕道：“三天前，姑姑给我发了一封邮件，让我带你走。”

殷郊走近姜文焕，将伞覆盖在他的头顶上。殷郊身上全部是冰冷的雨水，花朵和泥土的气息。他看着姜文焕，说：“什么？”

“具体我现在不能告诉你。”姜文焕拉开了车门，“殷郊，先上车吧。”

殷郊看着姜文焕，他说，“若是你的母亲逝去了，你能这么一走了之吗？”

他将手中的伞塞给了姜文焕，扭头推开铁门，走进了宅院，修长的背影像是这座灰暗恢宏庭院的一柄剪刀。姜文焕一言不发，跟在他身后，走进了雨中。

三天前，姜文焕收到了姑姑的邮件。

那人希望他回国，将殷郊带出去，带到某个地方藏起来。姑姑在发来的邮件当中没有说具体缘由，只是近乎迫切地提出这个要求。姜文焕最终还是答应了，他猜测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即将要发生。而那件事与殷郊的父亲，姑姑的丈夫，有关。

殷家的财力在国内数一数二，殷寿能力非凡，却颇得掣肘，只因他二儿子的身份，几年前，闹出了一桩丑闻，大儿子殷启试图谋权篡位，却一举送走了自己和帝乙的命。殷寿变顺理成章继承了家位。自从殷寿主事之后，对于姜家的掣肘和帮衬就颇为看不顺眼，殷寿和姑姑的关系疏远冷淡，听父亲说，殷寿甚至还堂而皇之地找了一个女人。

但他没想到形势会居然恶劣到这种程度。他收到了父亲的电话。

他说：“你姑姑死掉了。”

姜文焕已经不知道自己当时是什么心情了，挂断父亲的来电后，打给了殷郊，打了很久，电话也没接通，一直都是忙音，他上飞机前，殷郊才接通电话。

“你什么时候能回来？”殷郊问他。

“五个小时后。”姜文焕说。

殷郊关掉了电话，因此姜文焕问出的那句“你现在怎么样”全然落在了空气中。

姜文焕坐在殷郊面前，遗像和香灰放在房间中空空当当，没什么装饰物——为了防止殷郊失控之下砸坏自己。

“叔父呢？”姜文焕问。

殷郊面无表情地去脱身上的衣服，从修长的外套，到衬衫纽扣，解到一半，他才像反应过来姜文焕的话一般。

“他？”殷郊慢吞吞地答道，“我不知道。”

“不住在这里？”

“住。”殷郊说，“但是可能出去了，哪怕在这里，也不知道在哪一间房间，房间多得像迷宫一样。所以我找不到他，我也找不到姐己。”

“姐己是谁？”姜文焕问。

“我爸的情人。”

他试图脱下裤子的时候，姜文焕侧过头去。

“你找她做什么？”

殷郊的鼻息当中发出很轻巧的笑：“杀她。”

姜文焕转过头，对上殷郊的眼睛。

“你觉得是她杀了姑姑？”

“你为什么断定姐己杀了姑姑？”姜文焕问。他听到了衣料和皮肤摩擦的声音。

“我为什么不能断定姐己没杀了我母亲？”殷郊反问道，他不给姜文焕留下任何一点反应时间，走进了浴室当中，随即，浴室里面响起了淅淅沥沥的雨一样的声音。

于是姜文焕只能吞没自己试图说的话：“你知道你的病，和你正在吃的药。”

姜文焕在门外等着殷郊，一点氤氲的雾从心中浮起。

他站起来，从卧室的窗户向外看去，楼下的橘子树枝叶繁茂，已经生长到了窗户下面。小的时候，他和殷郊就在那棵橘子树下玩耍，佣人给他们在最粗壮的树枝上吊起了一个秋千，推起来，近乎可以吻到橘子的皮肉，很清甜的气息。玩了一天，姑姑会给他们准备好点心。

他看了看手表，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什么都没有等到。姜文焕去敲浴室的门，回声消

无，随即去拧浴室的门，没锁，只一下就拧开了。他穿过湿透的雾气走过去，看到躺在浴缸当中的殷郊，原本卷曲的头发湿漉漉，半张脸泡在水里，只有眉眼和挺直的鼻子漏出来。

他说：“殷郊。”

像是一滴冷极的水跌在了殷郊的眉心，他睁开了眼睛，随即从浴缸中挺直起一点腰，姜文焕这才看到他锁骨以下的地方有着暧昧的吻痕，一路深入到小腹下。

姜文焕移开眼睛，说：“你泡了太久了，水都该冷了。”

“还是温的。”殷郊说，“这个浴缸有自动加热的功能。”

殷郊的手湿漉漉地从水里出来，温热的指腹拉上了姜文焕的手腕。姜文焕绷紧手指，最终没有把殷郊的手甩开，他的目光看着殷郊的手腕，那里有一道很深很深的白痕。

手指碰到水面的时候，像是直接接触到了殷郊的身体和他的伤口，不适地颤抖了一下。

“你该出去了。”姜文焕说，他抽回手。

殷郊在浴缸中仰头看他，他在这个时候神情有点脆弱的迷人：“帮我取下浴衣。”

姜文焕一言不发地从一旁的挂壁上取下浴巾和浴衣，递给了殷郊，他的目光一直放在其他地方，在殷郊起身接过柔软的毛巾后，才转过了头，关上了浴室。

姜文焕出去的时候，从蒙着雨帘的窗户中看到一辆车停在了院子里。两个佣人撑起了黑伞，伞下是殷寿，站在他身旁的是一个皮肤很白的女人，削瘦，高挑，头发像是墨铺上去的，他认出那个人应该是妲己。察觉到了姜文焕的目光，妲己抬起头，望向楼上的姜文焕，像是一只幼兽捕捉到了猎人的视线。

姜文焕突然觉得那张脸很熟悉。

殷郊披着浴衣从浴室当中出来，顶着一头湿漉漉的头发躺在了自己的棕桐色的懒人沙发上，他开口：“窗外有那么好看吗？”

姜文焕回过头，看向殷郊，他的手腕上出现了一串朱褐色的佛串，掩住了一切缺口。姜文焕看向殷郊的发顶，他说：“湿着头发不难受吗？”

“用吹风机才会让我难受。”

姜文焕皱皱眉，他从来不知道这个表哥为什么总是有一种莫名的孩子气，哪怕不吹头发会让他头疼。

门外传来敲门的声音，殷郊问：“什么事？”

“先生请姜少爷下去用餐。”

殷郊不说话。姜文焕开口说：“我之后和殷郊一起下去。”

门外没动静了。

“你刚刚看到我父亲和妲己了？”殷郊开口问姜文焕。

姜文焕说：“对。”

殷郊说：“你觉得这正常吗？”

姜文焕从沙发后走到沙发前，看着殷郊，他的两只手搭起，放在小腹上，一副快要安眠的样子，眼睛眯起，有一种阴郁的阴鸷。

“你是说什么？”姜文焕道。

“葬礼结束没多久，他就带着姐已上车了。”殷郊道，“仿佛只是出席了一个宴会。”

“殷郊。”姜文焕道，“所以你该和我一起走。”

喉结滚动了一下，微微睁开眼，殷郊看向姜文焕：“杀人凶手不死，我不会走。”

“你有证据吗？”

“如果有的话，”殷郊起身，走到自己的镜子前，取出两只珍珠耳环戴在自己的耳垂上，他垂下眼，在镜子中对上姜文焕看过来的眼睛，“我早就会给我爸爸了。”

姜文焕道：“你父亲看起来很宠爱她。”

殷郊扭过头，一张漠然中带着点恼怒的脸：“你真觉得我爸爸会宠爱一个人？”

姜文焕不说话了，有时候他甚至都分不清殷郊到底是清醒还是愚蠢，又或者殷郊一直在这两者的交界当中游走，不然殷郊不会变得这么矛盾，也不会开始吃药。

“我不这样觉得。”姜文焕说，“但是现在看起来似乎是你这么觉得。”

“我觉得什么？”殷郊皱起眉看他。

姜文焕走过去，站在殷郊身后，他的手扶着殷郊的肩膀，低下头来，同镜子中的殷郊对视，呼吸吹散在殷郊的耳垂：“你口头上这么说，心中却宁愿觉得是你父亲宠爱她，不然你不会一定要留在这里。”

姜文焕的目光落到他的珍珠耳环上，上面摇曳着精美的光，他说：“我们该下去了。”

殷宅的灯像是一地散落的玻璃。长桌上原本铺得是深蓝色丝绒的桌布，现在换成了暗红的颜色，灯光下宛如流淌的旧血，几只盘子分别放在他们身前，像是一场寂静又疏离的晚会。

殷郊吃了一口牛排，将刀叉扔在盘子上，打断了殷寿和姜文焕近乎虚伪的寒暄：“我妈妈的画像呢？”

殷寿的目光从桌子另一端投过来，目光深深，殷郊的手指紧绷了一秒，又说了下去：“爸爸，我妈妈的画像呢？她布置的桌布换了，牛肉也符合这女人的品味，变得一股恶心的血腥味。”他注视着殷寿的眼睛，似乎是试图从这样的注视当中得到一些勇气，“现在她的画像也撤了吗？”

姜文焕来到客厅的时候就觉得有什么变得不一样，没了近乎轻盈的桂花冷香，没了挂在客厅后的一张小型全家福，没了姑姑放在沙发边的一个细口银纹双面花瓶，这座原本就空的宅子变得更加虚浮。

“我是这么教导你的？”殷寿问他，他没有回答殷郊的任何一句问题，只是看着殷郊，“随便插话，状若疯子，你在巴黎呆了一年，不仅让你开始生病，也让你没教养了？”

殷郊的手开始发抖，他没有理会殷寿和姜文焕的话，他看向妲己，眼神冷漠而锐利。姜文焕说：“叔父，不如今天我先带他出去吃。”

妲己坐在殷寿旁边，漆黑的眼珠一片空旷，像是茫然，又像是挑衅。

殷郊突然令人意料不到地起身，红色的绒布皱了一片，被脏腻的油脂所污，碟子掉在地上碎了一地，殷郊手中的刀叉抵向了妲己的脖颈，又稳稳停住。

他的手腕被殷寿牢牢握在手中，殷寿看着他，眼神阴冷而厌恶。

“上楼去。”殷寿说，“我同意前，不许出来。”

殷郊看着殷寿，畏惧的，漠然的，他说：“爸爸，我今天戴着的是妈妈的耳环，你看到了吗？”珍珠的光晕闪在他的唇侧，又幽又润。

殷寿皱起眉，将殷郊手中的刀夺走，扔在了地上，发出闷重的声响。他给了殷郊一耳光，用的手背，不轻不重，倾洒的红酒沾染了殷郊的下颌领口，仿佛被放血割喉的是殷郊本人。

“你疯了。”殷寿道，“滚回去。”

殷郊喘息了几秒，他用那种恼怒闷然的眼神看了一眼妲己，又看了一眼姜文焕，最终还是上了楼。

殷寿唤来了佣人，问：“殷郊今天吃药了吗？”

佣人的一片惨白和冷静：“我送进去药的时候，少爷让我滚，再去端盘子的时候药已经没了。”

“那就是没吃。”殷寿果断道，“你明天可以不用来了。”

佣人说了声惨淡的“是”，蹲下身收拾那些散落一地的饭菜和瓷片。

一片寂静中，姜文焕终于等到了合适的话口时机，再次开口了：“叔父，殷郊最近的状况不太好，我害怕他一个人呆在这个房子里会出事，我想带他出去转转。”

殷寿的手上尚且沾着红酒，在餐布上擦抹干净，听闻姜文焕这话抬起了头，他说：“去哪儿？”

姜文焕感觉手心莫名有点冷汗，但还是冷静地道：“日本，他要是呆不住，其他地方也行。签证的事我这几天帮他办好。”

殷寿笑了一下，看起来几乎是有点要同意的意思，说出来的话却一下子让姜文焕从头凉到脚底：“你之前在巴黎看着他，反而把他看出了精神病。”

“日本？”妲己现在才反应过来一般，悠悠凑过来插进这场对话，“好玩吗？”

“也就那样。”殷寿漫不经心地扔了桌布，“不怎么有意思，也不怎么无聊。”

姜文焕任由自己的叔父敲打自己，他说：“我这次会很小心，而且阿郊需要有人陪着。”

殷寿笑了一下：“你不需要陪他，有个男孩最近正在陪他玩，或许你也认识，姬发，知道吗？”他深绿色的眼眸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姜文焕，盯着他的神色，冷笑。“还是你另有其他心思？”

姜文焕的手很冷，他不知道殷寿指的心思到底是什么，是几年前的事，还是几天前姑姑给他发的邮件？如果是几年前的事，殷寿怎么会知道，如果是几天前，殷寿为什么能知道姑姑的邮件？

“我只想让殷郊好受一点。”姜文焕说，“难道您不这么想？”

姐已好奇地看他，目光如同兽一样敏锐。

殷寿摇摇头，姜文焕几乎要怀疑他要说出一个“不”字出来，殷寿却笑着说：“他是我唯一的儿子，我当然是要他好的。”

“你等下跟我上去一趟。”殷寿说，“我们见见殷郊，他今天情绪不稳定，我要和他好好谈谈。”

姜文焕怀疑那个好好谈谈的含金量，姐已却鬼魅地笑了起来，似乎对即将要发生什么心知肚明。

殷郊锁上了门。

殷寿手里抓着一把药丸，钥匙捅进门锁里，咔嚓一声，将房间门扭开，就那么闯了进去。殷郊像个垂死的尸体一样躺在床上，头发散落。殷寿低头看他，说：“你今天服药了没有？”语气清淡，神色温柔，真的像是一个慈爱的父亲。

“吃了。”殷郊说。

殷寿抓着他的下颌，逼他张开嘴，殷郊半死不活地张开嘴，嘴唇很红，嘴唇里面可以看到黑色的洞和殷红的舌芯子，殷寿看了一眼就道：“你没吃。”

他几乎是压在殷郊身上，手掌覆盖上殷郊的嘴，将那把花花绿绿花蛇一般的药全部塞了进去，身下的男人发出呜呜的声音，几乎是公然处以侮辱的刑罚。

“叔父！”姜文焕上前，抓住了殷寿的手，试图捉他离开殷郊。

男人低头，看着殷郊，眼神中有无形威压和轻蔑：“吞下去。”

殷郊的眼眶晕出一圈红，额头上的青筋都快要逼出，像是吞下一块花色的烙铁。

姜文焕取一旁的水壶倾进水杯当中，水花压在他的手上，他凑过去试图将那冰冷的水送进殷郊的嘴里，却只看到那被殷寿擒获的下颌点了几下，迸扯出紧窒的线条，一点滚动，随即殷郊剧烈地咳嗽起来。

殷寿不屑地放开了殷郊，他说：“别让这些药都由我喂给你，殷郊，你已经不再是一个小孩子了。”

殷郊的咳嗽依然剧烈，像是被撕扯破坏的手风琴，卷曲的长发敛住了他的眼睛。

“殷郊。”姜文焕说，“要喝点水吗？”

殷郊一言不发，只露出尖翘的下巴，摇了摇。

殷寿道：“殷郊，你还没有为你今天的行为向文焕道歉，你的教养呢？”

姜文焕说：“叔父，今天殷郊情绪不好。”

“殷郊。”殷寿气定神闲。

殷郊转向了姜文焕，嘴唇死死抿着，过了片刻，开口道：“对不起。”

“对不起什么？”殷寿提醒道。

殷郊沉默片刻，道：“我不应该突然插话。”

“还有呢？”

殷郊不说话了。姜文焕道：“叔父，就这样吧，让殷郊休息一会儿，他看起来很不舒服。”

殷寿的眼神冷漠在殷郊身上刷了一下，终于高抬贵手地放过殷郊，他让姜文焕随他出去，关闭上了门。

殷寿说：“你应该留下来陪他几天。”那男人笑起来，“因为你在，他还算有一点廉耻之心，起码愿意乖乖吃药。”

于是他浑身上下发麻发冷起来，姜文焕隐约的明白了男人给自己指明的出路，带走殷郊休想，但是可以作为凌迟殷郊的刑具。

他平静了片刻，终于决定使出最后的招数。

姜文焕表面上说的是：“好。”

姑姑发给他的文件不仅仅是那么几行希望他带走殷郊的文字，还有两个附件。其中一个打开是一个云盘链接，id密码是殷郊的生日，里面是一段录音。另一个附件打开，是一张病历单，一个女人年轻的脸，病名是精神分裂和幻想型双重人格。

殷郊听到那段录音的时候是午夜一点，他听完就哆嗦了起来，手指变得很冷，将自己的头埋在腿之间，脊背上下起伏着。姜文焕对他说：“这就是我要带走你的原因。”殷郊的眼圈开始发红，红晕一圈漾出另一圈，他对姜文焕说：“我想抽烟。”他还很低地乞求道，“我现在还想喝酒。”

“你现在这样吃药。”姜文焕不动声色，只是很轻道，“还能做这些吗？”

“你不让我做，那不如给我来一刀。”殷郊说，“求你了。”

姜文焕知道殷郊发作的时候不好受，痛，香烟和酒精是他为数不多的解药。殷郊在巴黎那一年刚刚患病的时候，他待在殷郊旁边，看过殷郊喝醉之后吐得几乎溺亡，也看过殷郊躺在浴缸当中，用细小的指甲刀在自己的手臂上作画成痕。他看着殷郊的手臂，腕部戴着一串佛珠，佛珠下的疤曾反复被殷郊割开，根本没法消除。

他抬起手臂，递给殷郊：“咬吧。”

殷郊的眼睫垂下来，阴影颤动，似是不忍的挣扎，终究张开嘴，迫不及待又痛苦万分地咬上去。牙齿利如刀刃，一寸寸扎进皮肉，磨得钝痛。殷郊像是求哺的婴儿，缩进姜文焕的怀抱，却没有得来任何回拥。

姜文焕想着那串录音，想着姑姑在邮件当中嘱托，除非迫不得已，不要让殷郊去听这只录像，他提前用了。他本可以直接带走殷郊。

录音中的讯息不算多，但也不少，姜母说了自己查到了姐已在三个月前就已经成为殷氏公司的另一位大额持股人，并且有了怀孕记录，殷寿一直都对此默认而纵容，因而，呆在殷



家是十分危险，不管发生什么事，她都希望殷郊逃得远一点，她不希望殷寿和妲己的野心波及到殷郊，无论发生了什么事。

“流血了。”殷郊一点点松开牙齿，血染红了他的唇内一圈。他湿漉漉的，疯狂的，几乎快滑落下眼泪的眼睛看着姜文焕。

“嗯。”姜文焕说。

殷郊问：“痛吗？”

“我说痛你会好受一点吗？”姜文焕问。

殷郊点点头，又摇摇头。姜文焕有点能明白他的意思，又不明白。

他说：“今晚我带你走。”

殷郊摇摇头：“我们明天走。”

“殷郊。”他有点生气起来，这么叫殷郊。

殷郊嘴唇有血，眼神却逐渐冷漠平静起来，他说：“我要和我男朋友道别。他今晚要来见我一眼。”

姜文焕沉默几秒，他说：“随便你，别被你爸爸发现就好。”

窗户上已经结出了霜一般的薄雾，阴冷无比。殷郊不喜欢烧旺壁炉，也不喜欢开地暖。殷郊说：“你要同他见面吗？”

姜文焕问：“我要和他见面干什么？”

殷郊对他笑，那种笑冰冷而平静，仿佛一块已经出现裂纹的玻璃，他说：“我以为你想见他一眼。”

几乎像是某种不幸的预兆。

夜半四点，姜文焕听到玻璃碎裂的声音和女人的尖叫声，他按亮灯的时候已经有了不幸的预兆临头，他听到了窗外车子疾驰而去的声音，一抹光线死水一样从他的窗前涂抹而过。

姜文焕先去了殷郊的房间，空空如也，只有窗帘在夜色中被吹鼓，隐隐一扇窗开着，像是幽灵的预兆，他走过那窗帘旁边，发现地上落了一只带血的瓷片，花纹的颜色是姑姑曾经挑回来的那只。原来花瓶并不是无端消失。他随即去了客厅，已经灯火通明，佣人们一排排列着，高大的男人怀中抱着一个濒死的女人，黑黢黢的长发落下来，一抹幽妙的招魂之幡。两个人按着女人的脖颈，依然抵不住血从她的喉管间滑腻地淌出来。

姜文焕的心脏像是放进了冰窟里，想到很久之前殷郊身体内部淌出来的血河，从那之后他就对这种人腥味过敏，几乎想吐，忍住了。一个声音对他说，你告诉殷郊那些事情的时候，不应该就明白殷郊会怎么做了吗？那嘲笑如同一道道震荡，撞得他昏聩头痛。

家庭医生暂缓止住了血，随即将女人抱进了到来的救护车里面。一阵医护铃声从夜色当中逐渐消弭，就像是一滩荧红的水融入黑水当中。

周围的佣人完全不敢议论，尽管如此，在一片寂静当中，姜文焕也大概能够拼凑出之前的真相，殷郊在他走后打碎了藏起来的花瓶，走进了殷寿的寝室，将瓷片抵在妲己的喉咙上，用力割了下去。他这么做的时候，有人在房间外等他吗？还是他已经提前藏起了一只

车，只等着逃离的那一刻？如果是前者，那个人又会是谁？

殷寿手上满是鲜血，他对一个人说：“把那个孽子抓回来了吗？”

对方低着头，几乎要矮成殷寿面前的一棵植物：“那个车冲得太快了，我们正在派更多车跟上去。”

殷寿说：“找到车号，去问姬昌对这个车号眼不眼熟。”

对方讷讷，只是说是。

当殷寿转过身的时候，姜文焕才发现殷寿的肩膀上扎进了一处碎玻璃，血晕出了黑色的睡衣一片，不过他并没有让人来查看。周遭也不敢有人多说什么。

殷寿看向他，眼神如兽一样的冷漠思量：“你是最后一个和殷郊说话的。”殷寿道，“你对他说了什么？”

姜文焕表情不动，维持着惊异惶恐的神情：“我什么都没说，只是希望他放缓自己的情绪。”顿了顿，“他做了什么？”

殷寿的目光像是冰冷的流水一样：“他半夜拿着个瓷器碎片闯入房间，意图谋杀。”

姜文焕表现得不敢言语了，他说：“或许是因为殷郊重新将那些药吐了出来，他最近似乎在躁狂期。”

殷寿的神情中依然有着掂量，他说：“你猜他会去哪里？”

两年前，巴黎，殷郊第二次发病期间突然消失，是姜文焕将他找了回来。殷郊不在朋友家，也没有刷卡消费记录，能找到全凭借神明赐予般的笃定共感。找到殷郊时，他躺在一片海滩当中，挖出了一个深坑，自己平静地躺在里面，旁边安静地摆着三个酒瓶子，红酒，白兰地，威士忌，像是三道玻璃铸成，长短不一的香。细沙和海水已经掩盖了他的身躯大半，一个很好的自杀方式。姜文焕的影子一点点将殷郊覆盖起来，拉长，变细。他睁开眼对姜文焕说，“你瞧，今天傍晚的天色真美。”

殷郊是个疯子。而他一度将姜文焕也差点逼疯，这也就为什么曾经的姜文焕可以找到他。

可是日久天长，他们之间那种微妙的共振已经不复存在。

姜文焕诚实地回答道：“我不能确定。”

殷寿意味深长道：“你这俩天也顺便去找找他。”手掌落在姜文焕的肩膀上，染脏衣物，腥味扑鼻，分不清是姐己的，殷寿的，还是殷郊的。

“他不该再这么疯下去。”

## Chapter 2

姐已活了过来。

那么深的割伤，能活下来简直就是一场没由来的奇迹，姐已的鬼魅似乎也用在了对自己生命的拯救上。只可惜喉管和声带受损，姐已再也不能发声了。Choker一般的猩红丝线缠裹在她细长的脖颈上。她睁大惶恐又似乎什么也不在乎的眼，将自己的脸缓缓贴在殷寿的手背上。

殷寿让人去寻找殷郊的踪迹。殷郊却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派人去问姬昌，得到的消息是，那辆车的确是姬家的，不过是殷郊偷走的，殷郊行凶的前一天，姬发开车去接他兜风，当天殷郊从姬发手中拿走了车钥匙。当天的监控记录证明，姬发回家之后，那辆车就开走了。

神奇的是，从四处调查的监控记录也表明，那辆车驶过一个河桥闸道后，随即就消失了，那个闸道不允许停车，四周也找不到车只的痕迹。

三天后，在利江下游的一个村落偏只，找到了一个变了颜色，去掉了车牌的车只，调出行车记录仪后正是姬家的那辆车，而殷郊的下落？依然不知所踪。

姜文焕开车，漫无目的，他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有着靶子却不可抵达的白鸟，虚空，漂浮。他在路过一家私人蛋糕坊的时候停下了车，他记得名字标示，殷郊很迷恋这家的蛋糕，尽管在姜文焕看来所有的蛋糕都没什么不同。

想到殷郊品尝蛋糕时眯起的眼睛，还有啃咬塑料叉时的嘴唇，姜文焕下了车。点了一只巧克力蛋糕的时候，看到一个熟悉的人走了进来。

是姬发。

等待蛋糕的时候，两个人相对着坐下来，隐而不宣的默契，若有若无的对抗，甜蜜的蛋糕芳香并不能消融什么，他们本应该相遇的地方是更正式的地方，可能是会议室，也可能是电视台访问。两个人并不熟悉，曾经见过几面，能让他们联系起来的只有一个人。打着同样的心思，说出的却都是寒暄的话语，像是玩一场跳棋，都争先恐后地想要向那个红心靠近，却又防止着对方靠近。

姬发终于说：“他向我说过你。”

“哦？”姜文焕心中的警铃震动，面上不动声色。姬发没有说那个人是谁，但是两个人都对真正的名字心照不宣。姜文焕喝了一口茶，这里连茶都是带着点玫瑰香味的甜美，他问，“他说了我什么？”

“你曾经和他在巴黎留学。”姬发看起来面目宁静，镜一般投射出相同的试探和防备，“你很照顾他。”

姜文焕从鼻息中发出一声轻笑，他说：“他是我的表哥，我姑姑又很宠爱他，我受她所托，当然要多照顾他一点。”

姬发笑了，茶匙在红茶中搅动了几下，漾起清淡的几层纹路，他的目光不看他，话语当中的箭却指向他：“我听阿郊说，你原本要读的是建筑遗址考古专业，因为要去巴黎，所以你被迫换成了经济学，和他读同一所学校，一个专业。”

姜文焕轻轻叹了一口气，他笑道：“他怎么什么都告诉你？”

姬发也笑着，语气用的是那种亲昵的熟稔：“他有时候就是喜欢什么都说。”

姜文焕看了眼窗外，日晕像是一个融化的错觉，散落在云朵里，隔着很薄的雾，姜文焕伸出手，在那片模糊的雾下写出一个字母J。他漫不经心，像是在牌桌上很轻易地打出一张黑桃A般的杀牌：“那么他给你说过崇应彪么？”

姜文焕从他的神情品尝出了一种情绪，冷漠的平静。

姬发说：“他说过自己高中的时候交往过一个人。”

姜文焕继续维持着那种轻描淡写的语态：“是一个烂仔，但是殷郊高中的时候爱他爱惨了，跟着他什么事都做了个遍，他要是个女孩，恐怕胎都给那男孩堕过，他爸爸知道后，强行把他们断开了，然后就要把他送去欧洲。”

姜文焕抬起眼睛，一眨不眨看着姬发：“但是让他一个人，他爸爸又不放心。殷郊缺爱得很，所以被一个烂仔勾走搞同性恋，说不定还有第二个，第三个，更何况在巴黎，天高皇帝远，谁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来？”

姜文焕笑道：“我就是去看管殷郊的。”

姬发冷冷地看着他，眼睛里面已然没有了刚刚伪装出来的几分和气：“殷郊不是需要被看管的动物。”

“不是吗？他爸爸都把他当做笼子里面的金丝雀看待。”

“他爸爸又不是神。”姬发说。

姜文焕为这种话不屑，表面上没有任何表露，他说：“可殷郊却一直将他的父亲看做神，他对他父亲的话可是言听计从。”

“你呢？”姬发精准地找到了问题的疑点，“你也觉得殷寿是神吗？”

寂静了几秒。空气凝固了一般。刚刚画出一个J的位置又逐渐被薄雾覆盖起来。姜文焕说：“如果有一个人可以掌控一切，哪怕他不是神，他也可以取代神。”

“先生。”服务员打断了他们的对话，将两盒蛋糕分别放在他们身边。“抱歉打扰了，你们的蛋糕做好了。”

姬发对服务员说了句谢谢。姜文焕看了眼姬发那边的蛋糕，透明的蛋糕盒里有巧克力慕斯，黑森林，草莓塔。姜文焕将自己身旁的盒子推了过去，他说：“顺便拿走这盒吧。”

姬发抬头，对上姜文焕的眼睛，眼神中有些许不解。

姜文焕说：“他更喜欢巧克力榛子口味的蛋糕。”

殷郊是去了巴黎之后才喜欢上了各种各样的甜品的。在国内的时候，他没什么机会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所有的配菜都是由家里的厨师一手调配。殷寿不喜欢甜品，家里从来没出现过蛋糕，偶尔姜文焕会拿过来一些曲奇，殷郊会吃得一千二净，吃完会被姑姑说，因为会长蛀牙。

殷郊在巴黎的时候，姜文焕陪着他去了很多著名或者非著名的蛋糕店，每次吃完都会按着他好好刷牙，因此没什么好担心的。国外的甜品口味通常偏甜一点，于是殷郊更加迷恋巧

克力蛋糕，苦甜交际在一起。他会举着叉子，很认真地说出每一家吃过的巧克力蛋糕的口感，巧克力的醇厚度，搭配配料的和洽。姜文焕只觉得每一种都没什么区别，但是听殷郊说那些还是蛮有意思的。

“你该考虑去做一个甜品鉴赏师。”姜文焕对殷郊说，“而不是对着数字苦坐。”

那时候的殷郊有着一头浪漫而卷曲的中长发，看起来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巴黎人，他面对姜文焕这话微笑起来。

殷郊那时候眼睛里还有点火一样的东西，他说：“我也这么觉得。”

没多久殷寿的秘书那边就打来电话，说给殷郊预约了最好的牙科医院，让殷郊去检查。之后不知道动用了什么手段，殷郊的卡没法在巴黎的任何一家蛋糕店刷了。姜文焕倒是没有被管得这么严，只是被嘱托了不要让殷郊多吃甜食。不要让他多吃的另外一个意思，其实就是不要让他吃。

老实说，姜文焕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觉得，殷寿对着殷郊有一种隐秘的敌意，他提供了一个父亲能提供的最好物质条件，却对殷郊漠不关心，他从来都不会参加殷郊的钢琴演奏舞台，从未参加殷郊的家长会，从来都没有夸奖过殷郊。

姜文焕在小时候的暑假来殷家玩，和殷郊在后院搭起了秋千，殷寿从外地回来后，第二天就割断了那只秋千。这样的行径在那段甜柿一样多蜜的日子里划出了一道极深的伤口。殷寿看起来甚至是厌恶殷郊的快乐的。他与殷郊最亲近的时刻，大概是在家族聚会时，面对其他人的赞扬，将殷郊揽到自己身旁，面上的微笑带着点虚伪的真心实意。

他把殷郊当做一个胸针，手表，花瓶，玩偶，唯独不是一个人，不是自己的儿子。

殷郊依然没有找到，姐已从医院转移到了疗养院，有人说她受到了惊吓，必须进行思维上的调养，也有人说了更为幽冷利益化的猜测——起码是目前为止，殷寿不需要一个无法发声的妻子。

而在殷郊没有被寻找到的第二周，姬家出了一件事，姬昌因为企业财务问题暂时被隔离调查，而姬邑也被隔离起来一并调查，整个家族只剩下了姬发一个人，独木难支。姜家的状况也不例外，他爸爸被一辆车所撞，进了医院，没什么大事，但是医生嘱托，必须要进行休养。休养多久？没有任何确切的回复，好一点，三天也行，坏一点，以年份为限。谁都知道这不是休养，而是软禁。背后的主使打来电话，假模假样地关心，殷寿说：“我会派人帮你家监管这段时间的状况。”

姜文焕的手心有着汗湿的冰冷，但是他能说什么？他同意的第二天，医生允许他进病房视察，父亲正在入眠，心电图稳定，医生的说法是他情绪波动过大，不得不注射镇静剂。情绪过大与否终究还是一个薛定谔的问题，主要，是殷寿是否愿意承认父亲变成了一个健康的人，就像是殷寿是否愿意承认殷郊是一个独立的人一样。

三天后，姜文焕收到了父亲的死讯。

姜文焕向姬发打了一通电话，看起来是问候：“你最近怎么样？”

姬发过了几秒才接受了姜文焕有权调动另一个人的电话，他诚实道：“不怎么好。”

“他呢？”

姬发说：“你在说什么？”

“他知道姐己没死的事吗？”姜文焕很缓慢地道，“如果他知道，能这么安稳无忧吗？”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姬发冷静地道。

姜文焕笑了，他问姬发道：“还是你想把他藏起来？姬发。上一个试图将他藏起来的人是什么下场，你知道吗？”

姬发平静的呼吸从电话那一端传过来，他说：“我不在乎。”

姜文焕说：“你在不在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殷郊怎么想的。”

姜文焕看了看手表：“现在是七点二十六分，殷郊最喜欢的广播电台已经播放了十六分钟。”

姜文焕道：“他该出来了，你也该收到我发来的那封邮件了。记着看看，帮他谈一个好一点的条件。”

殷郊是在巴黎收到崇应彪的死讯的。离崇应彪的真死时隔三个月，所以连为他悼哭都显得太迟。崇应彪死于一场车祸，没有肇事者，只是他吸入了过多兴奋剂，同时喝了酒，两相作用下产生了幻觉，最终他将一堵墙壁认作了前路，匆匆撞上。车毁人亡。

姜文焕看到事故现场的照片时，认出那辆车的残骸。他们还在国内的时候，崇应彪经常会开这辆车带着殷郊出去兜风，像是一只红色的幽灵，挥之不散，而现在那曾经让姜文焕厌恶心煩的标志终于消失了，以一种彻彻底底的形式。

殷郊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自残倾向的，一开始，他只是突然会在深夜哭一哭，可能为崇应彪落泪，也可能是为殷寿近乎虐待一般的掌控欲。然后，他开始试图给自己的手腕上烫烟头。姜文焕发现殷郊手腕那三个死灰一样的新痕的时候，殷郊对他笑着，如释重负一样说“感觉这样会舒服一点。”

有那么几刻，姜文焕近乎刻薄地希望把崇应彪的尸骨从坟里拖出来。让他再死一次。曾经他害怕殷郊跟着崇应彪醉生梦死，吸食那些麻痹头脑的致幻剂，现在崇应彪死了，他又要担忧崇应彪的亡魂把殷郊拖入万劫不复的沼泽。

他是后来才知道原来崇应彪不仅仅是那么轻而易举的死了。

崇应彪的车上有半只被烧毁的通往巴黎的飞机票。

殷寿在星期五要举办一个小型的晚宴，有人习惯会用“鸿门宴”来形容这种宴会的性质，不过姜文焕认为，设立鸿门宴的前提是，受邀一方知道邀请者不怀好意。而殷郊呢？殷郊现在怎么想？他知道自己父亲多年以来持久潜藏的恶意吗？他知道殷寿想要置他于死地吗？还是他近乎纯洁愚蠢地认为，殷寿只是被美色蛊惑，不知道姐己的阴谋？

一切都是个悬浮起来的谜题，因为姜文焕并不被允许参加那场晚宴，受邀的人是姬发，还有殷寿的叔父比干。比干是殷家难得的非野心家，一双手全然铺在了画板上，小时候姜文焕同殷郊去拜访他，只觉得是一个坚守自我到近乎顽固的老人，不过越是长大，越是感受到了这位长者身上的智慧。姜文焕由衷地希望，比干能为殷郊指明一条方向，尽管他都为那明路感到近乎渺茫的可能。

姜文焕点了三只香，面对着姑姑的遗像，认真地拜了三拜。他心想，姑姑，原谅我无法继承你的嘱托，原谅我无法保护好殷郊，若你在天有灵，请务必保佑他。那几注香不絮不缓

地燃烧着，姜文焕五感皆空，专注跪在蒲团上，看它燃烧。烧到夜晚九点零六分，那几注香突然毫无征兆地断了一半。

姜文焕没由来地心慌起来。他还秉持着勉强的面上平静，起身，又取了几只，香头染在火焰上，静静待其燃烧，待亮起几点，重新插入香灰中。插到一半，那几只香从中间折断，像是故意有人捏断了一般。

他静静地看着这一幕，几秒，几秒，一滴滚烫的泪砸在了手背上。

姜文焕出了佛堂，他派去盯梢打探的人已经匆匆忙忙回来了。

“少爷……”

对方气息极其不匀：“宴会结束了，比干他——”

声音紧涩：“比干他死了。”

姜文焕闭了闭眼：“殷郊呢？姬发呢？”

“姬发他安然无恙……”对方道，“殷郊消失了，没人看到他是否走出那个酒店。”

夜半十二点，他打通姬发电话的时候就是这个时间，不同于前面仅有两次对话的气定神闲和打太极，这次拨通电话他直奔主题：“殷郊呢？”

“……”电话对面传来姬发嘲讽的笑，“你亲手逼他去见殷寿，把他送到殷寿手中，你现在问我这个问题？”

他按响了打火机，燃起香烟，声音依然稳定：“哪怕不是我，殷寿也会做，区别只是他不知道殷郊收听电台的时间，能不能知道那条姐已还活着的新闻。”

“别找借口了。”姬发说，“你只是为了你自己，为了你们家族的安稳，为此，你不惜用殷郊去赌。只要殷郊不会死，哪怕将他全部压上不都没关系吗？”

姬发说得的确是正确的。姑姑给他发来的邮件中，最重要的文件，他没有展示给殷郊。那是一个电子版法律文件，上面是帝乙的遗嘱，殷启是第一顺位继承人，然后是殷郊。至于殷寿，完全不在行列。若是这俩人都无法继承家业，那么将由慈善基金会寻找代理人进行托管。

这封遗嘱保护着殷郊，也逼迫着殷郊。殷寿野心可怖，殷郊将终生生活在一只豺狼的垂涎之下。

“如果不交出殷郊，我们都得死。”姜文焕吐出了一口烟，他嘲弄道，“你父亲和你哥哥难道被整得还不够惨吗？如果你真那么有种，为什么昨天不杀了殷寿带他走？”

“殷郊只是你与殷寿的交易当中的棋子。”

姜文焕冷笑道：“现在你还不忘打嘴仗是吗？我只问你一个问题，宴会上发生了什么？”

对面终于缓慢开口了。

“殷寿认为帝乙暗中把部分产业和金融链转给了比干，他让比干签署一份法律文件，将那些产业转让。文件生效之后……他会放殷郊出国。”姬发说，“这是我们谈好的条件。”

他语调沉重且缓慢：“但是比干那杯酒当中有氰化钾。”

姜文焕闭了闭眼，白色的烟雾从他的手掌中升起，他说：“他的权力已经大到了公然杀人也不会被追责的地步。”

“你难逃其咎，是你一手将殷郊送到他眼前的。”

“如果你只把殷郊当做一个需要活在象牙塔里面的公主，那就请你坚持这种说法吧。”姜文焕睁开眼，“你和殷寿说好了什么条件，让他放过了你和姬家？”

“我不会用殷郊做交换的。”电话那头的声音浸透了寒冰一样的冷，“我用的是我自己的命。”

“什么意思？”

“殷寿需要有人替他打通三角区的一条产业，但是这活计风险太大了。我告诉他，我愿意为他去一趟。”姬发说，“我今晚就会走。”

“所以姜文焕。”姬发的声音难得迫切起来，他步步紧逼，“你如果还有一点良心，就在我回来之前，护好殷郊，不要让他父亲对他动什么手脚——”

姬发的声音发冷，牙齿颤抖，“比如，找到一个借口，将殷郊逼去疯人院。”

“我不会让他这么做。”姜文焕说。

“你起誓。”

“我用我的性命发誓。”

姬发冷笑道：“你的命算得了什么？”

姜文焕面对着家中的小佛堂，他很缓慢地说：“我对着诸天神佛发誓，我会为殷郊做到一切他想做的事，如果我做不到，殷郊所经历痛苦，都会千倍万倍施加在我身上，我将再不上往生极乐世界，只入无间地狱。”

“够了吗？”姜文焕问。

片刻沉默，姬发说：“勉强够了。”



## Chapter 3

姜文焕当然知道誓言近乎是无用的，神不在口中，而在每个人心中，只有心中有神，敬仰，畏惧，和爱，誓言才会成立，否则不过是再容易被撕破的一句空话而已。就连稍微让人肉痛的条规，在绝对的权力面前，也可以变成一纸空谈。

姬发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他要求姜文焕的誓言，只是为自己的内心上一只保险，好让自己能够心安理得地前往三角区。

姬发走后。一切归为虚假的平静，就像是一只被架上炉子的水煮锅，在彻底烧开之前，一切都是小打小闹一般可以被轻易撇去的浮沫。

殷郊则像一颗珍珠耳环一样被深藏起来，直到形式越来越焦急的时候，才会浮上水面。他派去搜查消息的人打探到了一些殷郊的下落。殷郊被殷寿囚禁一般封存在老宅里，试图逃出过一次，没出宅院就被抓了回来，很少吃饭，摔碎了很多碟子，试图自杀，家庭医生多次被传唤，从殷家扔出来的袋子里发现了针头，里面残液经分析有镇定剂的作用。

看到检测报告上说只有镇定剂作用的时候，姜文焕从内而外地疏出了一口气，紧抓住粗粝纸面的手因为余惊不断颤抖。他想，还好，还好，殷寿没有憎恨殷郊到那种程度，如果他真的给殷郊注射毒品，那他——

那你又能怎么办呢？

一个冷静的声音古怪地从心中响起，嘲讽着他。

他将调查来的两封检测报告揉烂，一并扔进垃圾桶。平静之后，又拿起那近乎被揉碎的纸团，重新拼凑起来。随即，他将两封文件传真给了姬发。

姜文焕点了一只烟，看了一会儿。他想起记忆中蛊惑一般的，带着俊美异常的冷漠和痛楚的眼睛，他曾经不由自主地对着那双眼睛说：“把烟头烫在我身上，你会好受一点吗？”

姜文焕抬起手，像是入了迷一样，将那只烟头按在自己的手腕上。吡啦吡啦，焦臭和痛楚过电一样穿过他的身体，他的颈后停着冷颤和热汗。

理智终于回到了姜文焕的脑子里，他想，殷寿不会让殷郊这样下去的，他需要给殷郊来一颗真正的镇定剂，就像之前是允许他和姬发往来，放纵他对甜品的爱好。

姜文焕接到了殷寿的电话，殷寿用那种熟悉的伪装，慈爱温和的口吻，让姜文焕去看看殷郊。

“你该劝劝他。”殷寿道，“别让他继续钻那些牛角尖。殷郊那样，我很担心。”

如果你真的担心。姜文焕内心道。你就应该放他走。

姜文焕说：“当然，叔父，我下午就过去见殷郊，怎么样？”

殷寿当然是希望姜文焕越快将殷郊恢复成一个正常沉默的玩偶越好。

“给我滚。”

他试图推开那扇门的时候，第一时间听到的就是殷郊的声音。

他推开门，殷郊陷进沙发里，卷曲的头发变得很长，他变得很瘦，脸颊完全凹下去，眼下有着很深的两圈阴影，像是一架俊艳的骨头。他没穿衣服，只是披着一套蓝色的浴袍。抱着腿，隐约可以看到一点腕骨的形状，他没带那串佛珠。

“是我。”姜文焕开口。

阴影当中美丽阴郁的脸一点点抬起，看向他的目光有种碎玻璃一样的锋利。他们一站一立，像是有一架匕首僵持在两人身前。

“他们说你状态很不好。”姜文焕往前走了一步，他的鞋底在柔软的地毯中踩到一只又硬又圆的东西。“所以我来看你。”

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他感觉一圈红晕在殷郊的眼尾淌出。

“姜文焕。”他的语气急切渴望地就像是请求姜文焕为他取来一只烟一般，他抬起手，伸向姜文焕，“过来。”

姜文焕的心脏被一只冷手抓着下沉，而他无法抵抗那黑暗又冰冷的引诱，他快速地上前几步，低下头，还来不及给殷郊一个吻，殷郊骨立的手就抵住了姜文焕的肩膀。他黑色的，漂亮的眼睛，有着一一种秘密的魅力，透露着难得的欲望和邀请。

“帮我。”殷郊的字从他嘴中吐出，“帮我杀了我。”

他不是第一次这么要求死亡，可是之前他都是请求姜文焕的放手，请求姜文焕放任他去死，殷郊从未对他提出这么残忍的要求。几乎是立刻，内心窜起了恼怒的火苗，汹涌地上涨，他想要捂住殷郊的嘴，又无法遏制挥之不去的担忧。

“为什么？”姜文焕说，“你想要报复他？”

殷郊对他笑了，他说：“我不想害你，这是最好的办法了，为我找一把药，或者一只刀，什么都行。”

姜文焕说：“你就这么想死？”

“现在还有第二种方式吗？”

殷郊的想法很简单，他死了，遗产也绝不会落在殷寿手中，其他人动不了殷寿，那起码让殷寿什么也做不到。

这是殷郊能做到的，微薄不足道的所有，用自己的生命作为报复，来换来殷寿的不痛快，只是不痛快。

姜文焕看着殷郊，他说：“你知道殷寿试图让姐己和你结婚的事吗？”

殷郊黑色的眼珠里像是凝着一摊死水，只能倒影出姜文焕的影子，他说：“这是怎么回事？”

姜文焕冲殷郊笑了一下，接近苦涩：“那个流产的孩子登记在你的名下。他要用你的名义诞下他和姐己的孩子，好把你的所有顺其自然地继承而去。你明白吗？”

殷郊闭上眼，似乎是在处理这个消息，他的手指抓进凌乱的卷发当中，像是竭力抓住一张网，手背上青筋暴起。他的呼吸逐渐紊乱起来，流连在上下起伏的脊背。姜文焕察觉到了

他的不正常，迅速拿过了一只纸袋，逼着殷郊抬头，埋进那纸袋中。

“呼吸，慢慢的，别急。”他的手掌按在殷郊滚烫的，颤抖的脊背上，隔着一层光滑的布料，直面感受到殷郊的脆弱。

殷郊的呼吸逐渐平稳下来，他将那张纸袋扔到一半。抬起一点纤薄的眼皮，只有在这么近的距离，才能看到他的眼皮一侧有一处极其微小的伤。神经质的眼球布着几丝血丝，他问：“我该怎么办？”

姜文焕从衣兜中取出一只盒子，打开，里面是一只光滑的珍珠耳环，殷郊被抽了一耳光后，一只珍珠不知道滚到了何处，姜文焕重新定做了一只。

“为了姑姑，活下去。”

那只盒子下面有一份车祸报告，报告中包裹着一只玻璃碎片，足够没入一个人的手腕。

姜文焕移开了一点，面对殷郊看过来的，疯狂的，雏鸟一般的眼睛，心中动了动。有那么几瞬间，他几乎想把盒子撤回来，告诉殷郊，你什么都不需要做，你只需要扮演一个足够漂亮的娃娃，等着我将你拼凑完整，完好无缺地带回家。

可是一滴血落在他的心头，埋进去，变成了一种碧玉一样的东西，如鲠在喉。他望着殷郊，说：“你自己来选择。”

殷郊十四岁那年，他十三岁。殷郊说想要为母亲即将到来三十六岁生日挑选一个礼物。姜文焕家在海岸边有产业，他便提出，可以让殷郊亲自为母亲做一个首饰。

用什么为原料？自然是蚌贝用自己的血肉凝聚产出的珍珠最好，晶莹圆润，又有着骨肉的亲昵，最适合孩子送给母亲，有愿您如珠玉般高洁的意味，也有缠绵不去的血亲之意。

殷郊在海场摸贝，这是最好最丰饶的海场，自然几乎是件件贝有所获，只是不够大，不够明亮。姜文焕在他旁边帮着寻找，他问殷郊，现在得到的这些珍珠不是足够穿起一件漂亮的项链了吗？他们可以一起去请人做一枚金币，上面刻上姑姑的名字缩写，穿在一起倒也漂亮。殷郊，他那年轻的，高大美丽，性情暴烈的表哥却摇了摇头，坚持继续寻找下去。

姜文焕开出了一只硕大闪亮的珍珠，展示给殷郊看，殷郊眼前亮了亮，却没有叫停。

他想开出一对成双成对的珍珠，他想送给母亲一副耳环。他因为这样的精神从白天找到深夜，最终他找到了这样一对珍珠。

比姜文焕的要小一些，却完美对应，似乎是天生要被人取出做饰品的。

“哥。”

那个时候的姜文焕还叫殷郊“哥”。

“那我的珍珠怎么办？”姜文焕对着有些任性却格外有韧劲的太子爷有点无奈地笑起来，“送给你？”

他少年时没有送出去的东西最终以另一种形式送到了殷郊手中。

姜文焕从姬发那里得到了一些消息，大概是三角区的进程有了新的发现。姬发传送过来的文件当中展示了殷家一大批资金无缘由的流出，同时对比了三角洲地带有多少新型毒品流

入的含量。“很有意思。”姬发在传真文件后写下了这个评论。

有意思的不仅是这点，还有姜文焕重新对于发生在姜家的两场车祸，甚至崇应彪的车祸的调查，表象原因各不相同，但是寻其根源，却都有一个共同要素，刹车都有着非自然的损坏，而这些点却都在之前的报告中被掩盖了下去。

当然，找到一个人恶贯满盈的证据并不难，难得是如何让这些证据一定被人看到，并且持续的，长久的注视下去。当埋下炸药之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牵引出一根导线，然后任其燃烧，烧到引信根部，轰得一声，将原本以为坚不可摧的堡垒炸成支离碎片。

姜文焕跪在佛堂当中，为自己的父亲上香，又为自己的姑姑上香。蒲团中塌下去两个洞，他的额头抵在冰冷的石砖上，几乎一跪不起。

他心中默念两个字，喃喃自语，千遍万遍，不知道是在以他为神默念祈求，还是在求神佛保佑这个人一二。

又或者他只是在难堪地请求赎罪。

姑姑的两只眼带着水光，深邃，温柔，忧伤，像是随时就会落下眼泪。

他曾经答应过姑姑要带走他。

新闻上了头条，疯传了每一个网络角落，用词香艳而惹眼，由不得人不看，《殷家父子殷寿殷郊乱伦，殷氏太子殷郊疑自杀》，字字惊世骇俗，踩在爆点。有的新闻下方有一段音频，点开，里面是一段喘息和叫床的声音，哪怕是最缺乏性欲的人听了都要面热耳赤，殷郊的声音在里面放荡地响着，他说：“爸爸……爸爸……爸爸……”

几乎像是一种淫靡的诅咒。

漫天遍地的新闻没敢附上的视频链接，若是你好奇，劳烦你登陆上另一个网域，里面的视频遍布都是，或者花费五块钱从别人手中买来带着.avi附件，来观赏这场猎奇，情色的盛宴。

视频不算非常露骨，只是太子那张美丽得近乎阴郁的脸从镜头前一闪而过，你便可以看到他卷曲的长发，优美的下颌。殷氏董事长那张曾经常驻财经杂志封面，被人吹捧夸赞的脸就纳入眼底，一点点凑近，镜头便晕了，黑了。只有缠绵，啧啧作响的水声还提醒着你发生着什么。镜头天旋地转，直指向天花板，华美，空洞。一道耳光打得镜头继续晃动。

殷寿的声音道：“孽子。”

回应他的是急促的喘息，随即就是突然高昂的叫。被无数人捧得高高在上的太子此刻淫贱得同av女优一般，喘得更骚，连石头都要为止动容。只恨那镜头只是单视角的，不能看清殷氏太子被人禽得高潮，沉浸在欢愉中的脸，即使如此，闪现出来的肉体，被情欲晕得发红的肌肤，也足以让人视奸高潮。

那视频中还有一段，是殷郊为殷寿口交，摄像头中漏出一点侧脸来，有点柔软的美丽，猩红柔软的舌头缠裹上他父亲的阴茎，从曾经孕育出他的一部分舔到根部。是不疑的罪证。

各种讨论区都为这视频疯狂，讨论殷寿和殷郊的关系，讨论殷寿的妻子姜氏的死，讨论殷郊是否死，又讨论到殷寿如何得来这家位。各色各样的言论，淫靡污秽的，阴谋论的，震撼的，像是五颜六色的水一样，汇集在一起，变成乱七八糟的污黑。

讨论删了又删，殷氏集团出公告说那视频只是换头剪辑，可是依然堵不住悠悠之口。

殷氏集团的资金流向，莫名其妙几个家族成员的死亡，都紧跟着流通到了网络上，引信燃得彻底，轰炸将一切都涂成了蓝水。有人发帖说：说起来，似乎是很久没有见到殷氏公子出现在大众面前了，莫非就是因为他父亲将他当做了禁脔？

姬发的眼圈下有着因为连夜赶来不散的清黑，眼睛中燃着一团愤怒的火，几乎要将他同别人一起牵连烧死。手指牢牢抓紧了姜文焕的衣领，要将那领口当做吊死他的横绳。

“你说过你会保护好他，你说过你会照顾好他——”姬发的下颌隐忍着紧绷的愤怒，“让千万人在他的身上踩一脚，毁掉他这辈子的名声，这就是你说的照顾？”

姜文焕静静看着他，一动不动，只是任由姬发的动作，整个人说不上默然，只是完全僵冷住了一切情绪。

姬发却没有如同他预料中那样一拳揍上来，如果有疼痛，姜文焕或许还能感觉好受点，他的眼角发红，最终只是问道：“……殷郊他人呢？”

见他不说话，姬发又逼问道：“殷郊他人呢？殷寿怎么对的他？回答我。”

姜文焕笑了一笑，有那么一下，他感觉自己的心脏像是突然空了。

他说：“殷郊已经死了。”

殷郊从很久之前就很想死。或许是因为父亲的禁锢，无所不在的贬损，他的人格越是长大，就越是毁了。姜文焕已经想不起来什么，自己记忆中那个高大美丽，惹人注目的表哥，逐渐长成了院子当中阴暗一角，被虫子蛀空的树。

十六岁时，他第一次见到表哥一动不动躺在床上的样子，他很害怕，像搂着一具尸体一样搂了殷郊一晚。

他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见证殷郊的死亡的。死并不是一瞬间的事，而是漫长的，长时间的过程。经历者死了，旁观者半死。

很长的一段时间中，殷郊都是为了某样事物活着的，比如说母亲，比如说爱情，比如说蛋糕，比如说复仇。他不可谓不尽力连对复仇，他也是这么竭尽全力，不遗余力。他的最后一点生命力，就变成了一只短到极致的蜡烛，燃得一干二净。

殷郊的死法很直接了当，却也很残忍。他割断了脖子上的大动脉，血像是开瓶的美酒一般喷射出来，为这场复仇献上庆祝的序礼。几个人牢牢按住他脖子上的血管，却也无法阻止血液和生命的流逝，血撒上了天花板，像是吻的残花。几滴血液滚落在圆润的珍珠上，一点点渗透进去，变成血珍珠。姜文焕眼睁睁看着镜头被自己表哥的血染得通红，红得彻底。他再也沒辦法这滴血擦干净了。

后来，殷寿对姜文焕说，殷郊死的时候，一直在冲他笑，他发不出声音，说不出话，可他的眼神却像是说：爸爸，你看看吧，我做到了。

姜文焕隔着监狱冰冷的玻璃窗，看着殷寿，他看着殷寿因为他的表情笑弯了腰，他知道殷寿是故意说出这话折磨他的。他却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也没有任何回击的欲望。

有时候你会下意识地逃离有着不好记忆的那个点，只要不去看，就会装作一切没有发生。

仿佛殷郊一如计划中，只是被藏了起来，藏在了某个谁也不知道的角落。一年后，姜文焕重新走进那间老宅，草已经长得非常高了，藤蔓牵扯蔓延了整座铁门。

他寻着记忆中的点，往里面走去。院落中，一株橘子树枯萎了。他盯着那株橘子树，过了一会儿，走进了门。

如果要去表哥的房间，应该去二楼，第三个房间，打开，会看到柔软的，黑色的地毯，以及如果不刻意去看，就不会察觉到的，沾着血色的茶色天花板。

姜文焕往前走，突然间，踩到了一样东西，又圆又硬。他低下头。时隔一年，悠远的记忆穿越漫长的岁月向他袭击而来。这一次，他终于看清楚那东西是什么。

是一粒佛珠。

当年，在巴黎的时候，他们即将要被迫回去。姜文焕对殷郊说：“我应该不能再陪你了，殷郊了。”

他是来巴黎的第六个月开始不再叫殷郊“哥”的。

姜文焕说：“我父亲之后会送我去日本，到那之后，一切都会回到正轨。”

殷郊看着姜文焕，他卷曲的头发下是发红的眼睛。

“什么是正轨？”

姜文焕的心揪在了一起，他没有说一句话

他看着殷郊，男人难得没有展现出暴烈的愤怒，只是冷冷地看着他。

姜文焕低下头去，牵起殷郊的手腕，一个吻落在殷郊割破了无数次的伤口上。

他说：“我走之后，不能再陪你了。别再这么做了。殷郊。”

殷郊看了他一会儿，他说：“你陪我回国吧。”

殷郊闭上眼，他说：“把我送回去之后，你再去日本。”

他们提前一个月回到了国，谁都没有告诉，那一个月，他们做漫长的，短暂的告别。姜文焕和殷郊去了一个很灵的寺庙，姜文焕为殷郊祈了福，他希望殷郊身体健康起来。殷郊口头上说不愿意祈福，却燃了三炷香，在佛像前认真祈拜。

姜文焕问殷郊祈祷了什么，殷郊说假如说出来就不灵了。

他们回国的第四天，就被殷家姜家知道了消息，于是他们不得不终止了这趟旅行。

在返回的前一天晚上，姜文焕再一次上了山，他求了一串佛珠。

离别前，姜文焕将这串佛珠戴在了殷郊有着伤口的手腕上，认真地像是为殷郊戴上一枚戒指。

姜文焕说：“伤口会诱发你的那段记忆，更加让你有割上去的欲望，所以殷郊，戴上这串佛珠吧，我不在你身边，就让这串佛珠代替我，护着你。”

殷郊看着这串箍在手腕上的珠串，像是禁锢，又像是保护，他没有拒绝，也没有点头。

高铁即将到站，一阵响铃声，而殷郊即将下车。

在离开之前，殷郊问姜文焕想不想知道自己许下的愿望是什么。

姜文焕于是凑过身去，殷郊在他耳边低语，一字一句悠然在他的耳边：

我希望，之后没有我的人生里，你能过得幸福快活。

姜文焕捡起佛珠。一颗，又一颗。一共二十七颗。这二十七颗佛珠，都是他当年在庙中一一挑选而出，请大师护持开光而成，他曾跪在佛前，为殷郊郑重地磕下八十一个头。每一粒都含着一愿。他祈祷殷郊安康，快乐，幸福……如今散落一地，遍地散愿，无一而成。

明镀暗调的珠面，几颗粘着血，他用拇指指腹去擦，只是擦得淡薄，再也擦不干净。

- fin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